

烏拉圭經濟危機中的學

工潮發展

王建勛

壹 政治的進步與經濟的衰退

烏拉圭共和國位於南美洲東岸，介於巴西與阿根廷之間，東南及南面是大西洋，全國面積十八萬六千餘平方公里是南美洲國家中面積最小的一國。

烏拉圭在十七世紀是西班牙與葡萄牙相互爭奪的殖民地，一七七七年，葡萄牙人被趕出烏拉圭而為西班牙所佔有。一八一六年，葡萄牙軍隊再度入侵後，烏拉圭就被合併為葡屬巴西的一省。至一八二五年，烏拉圭在阿根廷協助下始獲得真正獨立。

烏拉圭獨立後，國內政治上隨即形成兩個政黨——一為由自由主義份子所組成的科羅拉多黨（Colorado），一為由保守份子、地主和商人所組成的布朗柯黨（Blanco）。因為兩黨在權勢上不斷爭奪，相互傾軋，而互借外力；布朗柯黨靠阿根廷，科羅拉多黨靠巴西，連綿內戰，至一八六四年科羅拉多黨獲得勝利，而得以執政多年。其後在一八七二年兩黨達成協議，由布朗柯黨控制四個省份，才使烏拉圭安定下來。

一九〇三年，科羅拉多黨的巴特爾（José Batlle Y. Ordonez）當選為總統，在一九〇七年任滿後，於一九一一年再度當選。巴特爾總統儘量減少兩黨間的衝突，並推行福利國家政策，實施社會改革，鼓勵移民，發展農業等等，給烏拉圭的政治與經濟奠定了良好基礎。此外，由於巴特爾總統對瑞士政治制度的嚮往，其影響所及，在一九一六年烏拉圭廢棄一八三〇年的舊憲法，而在新憲法中規定烏拉圭設立「國家委員會」，賦予甚多行政權力，使其與總統之間形成一種牽制。到一九五一年，烏拉圭人民以他們對民主政治的樂觀與信念，更贊成一項以瑞士為模範的政治改革，經全國人民投票，廢除了總統制，而代之以九人組成的「政府委員會」（The National Council of Government）來治理國政。這在經常有着變亂的拉丁美洲來看，烏拉圭在實施民主政治方面有了很大進步，但以其經濟方面來說，烏拉圭却仍屬落後，尤其是在農業方面長久不能脫離畜牧業的影響，而使其經濟

難有良好發展。

烏拉圭為農業國家，因其土地在自然發展下，大部屬於人烟稀少地勢低窪的草原，所以全國60%的土地都用以飼養牛羊。於是過去一百五十年中，烏拉圭就自然的走上了畜牧業的繁盛。但是烏拉圭人民多只是維持現狀，又不肯致力於畜牧業的發展與改良，所以畜牧業雖已逐漸成為國家經濟的重要骨幹，但迄今仍沒有獲得良好發展。在一九五一年以前，烏拉圭一直以保守的經濟政策和對民間提供充裕貸款以及輸入保護政策，使國內生產率尚能維持着5%正常發展，且由於當時農產品輸出價格看好，故其經濟亦能保持一種穩定狀況。但是在一九五一年以後，外國資金以及歐洲移民不斷增加，隨後全國二百八十萬的人口，有半數相繼湧入都市，故而刺激了都市的發展。當然由於人口集中的影響，一方是造成居民與土地極不平衡現象，農業自然受到影響，一方是農業經濟逐漸趨向於都市工業經濟方面發展，使烏國農業生產所得必須用於支持甚大的都市生產事業。這種變遷，使得烏拉圭尚未奠定良好基礎的農業更遭到嚴重損害。加以在一九五四年，農產品輸出價格劇降，所以到一九五五年，烏拉圭的經濟發展就陷於停滯狀態。

就以一九五四年來說，烏拉圭的羊毛、牛肉、皮革等未經加工的農產品，已佔全部輸出貨物95%以上，所以實際上畜牧業已成為烏拉圭的經濟命脈。但是在一九五四年農產品外銷價格劇跌以後，又接連發生水旱之災，其農業生產已不足供應國內、外所需，同時，因受政府農產品保護價格措施中斷和外匯管制，而使生產者的售價遭到壓制，因而烏拉圭可供外銷的農產品更為減少。甚而農業以外的各項生產事業亦受到此種經濟不景氣的影響；投資減少，資金外流，接踵而來的就是失業問題的日趨嚴重，所以到了一九五八年，烏拉圭的物價上漲率就已到達45%。

貳 通貨膨脹中的共黨騷亂

由於烏拉圭經濟頹勢的影響，在一九五八年大選中，布朗柯黨以多數黨

獲勝，而結束了科羅拉多黨百年來的長期執政。布朗柯黨執政以後，即致力於穩定國內物價措施，但是由於烏拉圭的國際收支受其農業生產數量及輸出價格波動的影響，生產不能增加，物價波動亦就難以好轉。一九六三年，烏拉圭在西歐的肉類市場又遭到阻礙；主要是一方由於瘟疫的流行影響了農產品的銷路，一方是美國亦以大量肉類輸入西歐，而打擊了烏拉圭的主要肉類市場，並且美國又不斷提高羊毛進口稅，亦限制了烏拉圭羊毛的出口，以致烏拉圭的匯率再度提高，這樣到了一九六五年，經濟危機終於無法避免。在烏國政府方面，亦曾企圖維持一官方匯率，而採取了嚴厲的外匯管制，但黑市交易仍不斷升高，此不但使國家銀行在對國內與國外各銀行的業務方面背負重擔，並且亦影響了觀光事業的發展。因為在過去十年來，由於烏拉圭自由外匯的實施，在觀光事業方面賺了不少外匯，一九五五年前後，每年約一千萬美元，而到一九六四年即達四千萬美元，在政府嚴格管制外匯以後，此項收入即驟然下降。因此，比索信用大減，再度貶值，通貨膨脹率即高達85%，隨着一些私人銀行就相繼倒閉，使烏國人民對比索更失去信心。所以實際上，從一九六三到六五年，三年間，比索由十六元五角兌一美元而升高到八十比索兌一美元。

同時，在通貨膨脹當中，烏國政府在稅收方面亦未能配合日益上漲的物價而增加，欠稅逃稅案件的增多，而使得政府的歲入更為減少，其財政的惡化，終於無法維持企圖緩和通貨膨脹情勢中大規模失業情形時所支付的津貼與工資，由於社會安全制度已無法保證，因此，烏拉圭共黨與左派勢力乘機煽起，勞工罷工，烏拉圭的政治與社會亦就進入混亂局面。

烏拉圭共黨原屬合法政黨，並且若干國家共黨經常在烏拉圭舉行集會，所以烏拉圭亦是國際共黨在南美洲的總部，但烏拉圭共黨仍屬小黨，在國會中通常僅佔二至四席，在國內政治上很少影響力。到一九六三年，由於美國肉類插足西歐市場並不斷提高羊毛進口稅率，即已引起烏國人民不滿，烏拉圭共黨就乘機擴張勢力並要求烏國政府排斥美國資本。而烏國政府為彌補由於國外市場的激烈競爭和原料價格下跌所遭受的損失，就企圖擴展與共黨國家的貿易關係，因而一時亦鼓勵了國際共黨和烏拉圭共黨的活躍。而烏拉圭共黨在歷屆選舉中，亦僅能獲得3%最低選票，但是在國內發生通貨膨脹以後，它却利用此一有利情勢加緊向學生以及勞工羣衆滲透。所以在一九六

四年九月，烏國政府採納美洲國家組織建議，與古巴斷絕外交關係以後，烏拉圭共黨就已控制了一部份勞工與學生運動。這可在一九六四年九月及一九六五年二月兩次學生與工人的暴亂中，他們高喊反美口號，抗議美國空襲北越，投石襲擊美國使館並與警察發生衝突等行動上獲得證明。所以在一九六五年二月暴亂事件以後，烏國政府就公開聲明表示勞工與學生的騷亂是顛覆性的。聲明中說：共黨在利用國內經濟危機的情勢，以進一步逞其所圖，如果我們不予制止，此項騷亂可能將無法控制。接着在同年十二月間，烏國政府即指責蘇聯支援烏拉圭共黨從事騷亂，並警告蘇聯如不中止此項行動，烏國即決定停止兩國間的外交關係。此外，烏國政府在緊急措施下又拘捕了若干依循「中共路線」的工會領袖，此後，除了烏國政府與烏拉圭共黨的緊張情勢，與一些共黨國家間的關係亦陷入了最低潮。

叁 經濟危機與法國的援助

通貨膨脹中的經濟危機與共黨乘機騷亂，都迫使烏拉圭充滿民主政治色彩的委員會制的政體無法繼續存在，因而在一九六六年八月大選期中，烏國政府就將經由國會通過的廢棄「政府委員會」而恢復總統制的決議案提付公民表決。經過選民投票，最後終於決定擁護科羅拉多黨、六十五歲的退休將領吉斯提杜（Oscar Gestido）領導他們跳出經濟危機與共黨騷亂的泥淖。於是烏拉圭在實施九人「政府委員會」合議制十五年後，又回到了總統制的政體。

吉斯提杜就任總統以後，他亦想進行各項改革工作，以緩和國內左派勢力的壓力，然而礙於經濟危機緊張情勢的影響，而無法及時進行。到一九六七年初，農產品國際市場仍無法好轉，外匯更是短缺，而一切國際間的貸款都成了政府外債的重壓，因而烏國政府就迫切需要穩定肉類在西歐的市場以及尋找新的資金，所以在一九六七年八月，烏國外交部長魯耶斯（Helmut Lüssi）就代表吉斯提杜總統訪問了法國。魯耶斯是在參加烏拉圭政府對新憲法的編纂以及負責籌備美洲高層會議以後，於一九六七年五月被任命為外交部長的。在他訪問法國十六天當中，曾與法國戴高樂總統兩度會談，最後終於獲得法國同意由兩國政府聯合設立一個小組，以研究兩國間的貿易事項

，另外法國給予烏拉圭二千五百萬美元的資金。這在烏拉圭嚴重通貨膨脹當中，不能不算是一項重要的援助。

事實上，一九六四年間，法國總統戴高樂在一次南美洲旅行時，曾訪問了烏拉圭，當時戴高樂總統即曾聲言法國將提供烏拉圭有關技術專業人員訓練、高等教育、科學等方面的援助，隨同戴高樂總統前往的法國外長墨維爾（Couve de Murville）立刻就與烏國政府簽訂了一項合作協定，其內容包括：①以法國的財力支援法國移民，以增加烏拉圭的勞動力。②以法國的金錢與技術援助烏拉圭從事農地的開發。③以法國的金錢與技術協助烏拉圭設立衛生實驗室，以消除烏拉圭瘟疫的流行。

當時在談判上，烏拉圭政府曾試圖請求法國貸款，而結果未能獲得法國方面的應允。其原因是，在法國方面認為，烏拉圭的肉類佔輸出的重要地位，但由於瘟疫流行，而發生了嚴重的衛生問題，當然就造成了烏拉圭肉類輸入西歐市場最大的阻礙，這在烏拉圭經濟上來說，每年最少要損失八百萬美元，因而法國在這方面的積極援助，對於烏拉圭的經濟前途將會有特別影響。因此，在戴高樂總統訪問烏拉圭以後四年中，實際上很多兩國間的合作計劃都已癱瘓，惟有瘟疫一項，在法國財力支援以及法國瘟疫專家呂干（Felix Lucann）教授的計劃與指導下，現在烏拉圭很多實驗室都已逐漸建立起來。預料今後烏拉圭肉類在西歐市場仍有好轉的希望。

肆 緊急措施下的政治僵持局面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六日，吉斯提杜總統因心臟病去世，因而副總統帕西哥（Jorge Pacheco Areco）接替了總統職位。在吉斯提杜總統時期仍未能扭轉國內嚴重的經濟危機：比索繼續貶值，從一九六六年初到一九六七年底，比索已貶值七次，生活費用上漲了130%。因此，帕西哥總統一上台，就接受了美國及「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建議，採取一種增加稅收、凍結物價和工資的措施，但是馬上就遭到勞工們的反對。因為帕西哥總統拒絕勞工代表的要求與政府談判，所以到本年六月十三日，「全國勞工協會」和「公務員聯合會」就領導勞工和政府公務員展開罷工和示威，迄今兩月餘，已舉行了五次總罷工和無數次不同規模的示威。並且在八月七日，主張武裝鬥爭的共黨

烏拉圭經濟危機中的學、工潮發展

秘密組織——民族解放運動（又稱「都巴馬羅斯」Tupamaros）的一支突擊隊，在首都蒙特維的亞（Montevideo）綁架了帕西哥總統最親密的顧問、大地主、現任全國電力公司總裁的雷威貝爾（Pereira Reverbel）。因為這個組織的份子都是大學生，所以就迫使警察佔領了蒙特維的亞大學的校園，結果又引發了學生與警察的衝突，在一名學生受傷死亡後，情勢就更為緊張。

同樣的，在經濟危機當中，烏拉圭的國內政治亦幾乎完全癱瘓。本年四月間，由於國會指控勞工部長阿克斯塔達（Guzman Acosta Y. Lara）以公款十二萬五千元擴充其私人經營的第一早報（First Hour），並從事商業投機，因而引起了一次內閣總辭。這在已形分裂為左、右兩翼的科羅拉多黨來說，無疑的已顯露出危機。而在帕西哥總統組織新聞、網羅一些大資產家的代表人物如大地主特利克（Carlos Trick Davies）以及銀行家貝依拉諾（Jorge Peirano Faccio）進入內閣主持財經方面的重要職務以後，該黨左翼就更對帕西哥總統採取敵對態度。就如該黨左翼代表人物前財長、現任參議員的瓦斯康賽洛斯（Amilcar Vasconcelos）及前工業部長、現任參議員的米却里奈（Aciano Michelina）就聯合了布朗柯黨在內的所有反對黨議員，在國會中反對帕西哥總統所採取反通貨膨脹的各項措施，由於帕西哥總統已失去多數國會議員的支持，而遭到強大的政治阻力。亦因此，帕西哥總統所採取的加稅、凍結薪金與物價等緊急措施，不被政府公務員和勞工們所接受，所以亦就無法解決各項困難問題。帕西哥總統亦認為，在其行政命令下所頒佈的緊急措施，足以造成更多的危險，因而他就期望在國會方面能通過一項控制物價以及工會活動的法律，但結果亦都被國會拒絕了。雖然如此，面對着嚴重混亂局面，他的緊急措施仍要堅持維持到新的預算以及一個關於限制物價和薪金的法案被國會通過為止，那就是說，他的緊急措施至少要到今年秋季才能解除。因此，帕西哥總統就希望在這段期間內能獲得該黨左翼份子的諒解，而能在國會中恢復多數，然後再組成一個聯合布朗柯黨的兩黨內閣，共同來挽救國內各項危機。

但是無論是反對黨或左派勢力，他們都沒有妥協的表示，相反的，參議院議長阿布達拉（Alberto Abdala）及與帕西哥總統敵對的一些政治領袖們，他們就試圖組織一個反對黨聯合陣線，以壓迫帕西哥總統修改他的經濟

政策。並且較小的基督教民主黨亦呼籲帕西哥總統採取一項在所有反對者統一政策下的改革政策。另外布朗柯黨又建議請法國出面協調，使政府在所有反對黨包括共黨在內，聯合組成一個「選舉委員會」，實行一次公民投票，以烏拉圭全國人民的意志來決定烏國未來的命運。

伍 軍事政變的傳說

這些建議，帕西哥總統並沒有接受的意向，主要的是他認為在他的緊急措施下還可以控制情況的發展。但事實上，這種政治上的僵持局面，只是更加深了國內的混亂情勢。帕西哥為試圖對不斷增加中的混亂局勢加以壓力，就又在宣佈停止憲法保障以後採取了更嚴厲的措施：諸如解散左派組織、關閉報社、拘捕工會及政治領袖、加強對新聞及廣播事業檢查等等。到本年七月五日，更實施了軍事鎮壓，指令全國公務員應接受軍事管制，並派軍隊接管了兩個重要的國家銀行以及一些重要的交通事業機構。此外，有二十名銀行高級職員被革職並拘捕了五百名銀行員工送往軍方管訓。

由於烏拉圭軍方的介入，反對黨方面就指責帕西哥總統的軍事鎮壓是受了前國防部長黎巴斯（Juan Pedro Ribas）將軍軍事團體壓力的影響，因此，烏拉圭各方亦就盛傳着不久即將爆發軍事政變。

這項謠傳雖被烏拉圭軍方所否認，但在烏拉圭一萬五千人的軍隊中却又流傳着，如果不斷惡化的局勢中爆發共黨或左派革命，巴西與阿根廷兩個強鄰就可能採取軍事干預。這個說法馬上就在黎巴斯將軍一項公開談話中所證實。據黎巴斯將軍表示：烏拉圭軍方不會參加政變，因為在我們國家的政治以及軍事傳統上都沒有發生過這種事件，起碼在我還沒有經歷過這種事情。他認為：軍事政變在烏拉圭共和政體的制度來說，是最不忠實的表現，同樣的在烏拉圭人民來說，亦是反對軍事干預。所以他抱怨着說：從我出任軍職以來，人們就經常擔心我從事政變。但是最後黎巴斯將軍對於烏拉圭目前混亂局勢的發展特別指出說：然而無論如何，在未來如果合法的政府垮台，軍方亦可能會考慮接管政府。他解釋說：國家在面臨共黨威脅的時候，政府應該設法排除這種陰影，尤其是全國勞工協會，它應該負起這種混亂與暴亂的責任。就以巴西與阿根廷來說，它們從來沒有像烏拉圭一樣容許共黨存在，所以它們亦決不會容許烏拉圭有一個共黨政權出現。因此，在我來說，國家

軍隊除了抵制共黨侵略以外，沒有其他的選擇。

這位老將軍的聲明，在巴西立刻就產生了很大的反響，但是官方還沒有評論，因為在一九六七年間，巴西方面曾經很明確的否認過它曾與阿根廷為準備軍事干預烏拉圭而訂有秘密協定。

在烏拉圭方面來說，由於它介於巴西與阿根廷之間，在長久的歷史上，它都受着這兩個強鄰的影響。因此，烏拉圭亦就經常小心翼翼地維持着巴西與阿根廷間的平衡關係。然而由於烏拉圭以阿根廷同為肉類生產輸出而必須共同開拓國際市場，阿根廷亦為維持其與烏拉圭在運輸、電信方面的協定尤其是阿根廷在與巴西傳統的競爭遠景中，更要加強與烏拉圭的合作，所以兩國關係，在近年來就較巴西更為密切。因此，阿根廷除了對烏拉圭所面臨的各種危機深表關切以外，在本年六月間，並贈送給烏拉圭一批糧食、燃料和鐵軌，充份表現了「雪中送炭」的善意。亦由於這個關係，帕西哥總統在嚴重的經濟危機以及勞工騷亂當中，決定放棄維持其與巴西及阿根廷間的傳統平衡關係，而於本年七月九日前往阿根廷作了為期四十七小時的訪問。這次訪問，除加強了其與阿根廷友好關係以外，在經濟合作上亦達成了一個協定。但是帕西哥此一行動，在其黨內又起爭論，期望黨內達成團結方面就更增加了困難。

陸 結論

自烏拉圭獨立建國開始，國內政治上就產生了兩個政黨——科羅拉多和布朗柯黨。由於兩黨權勢爭奪、互借外力，而展開連綿內戰，影響國內政治長期不能安定。直到一九〇三年，巴特爾出任總統，他儘量避免內爭，積極從事建設，並訂定很多社會安全立法，才使烏拉圭從混亂中穩定下來。此後兩黨都主張擴張暴力、不贊成行政集權，而在他們模仿瑞士委員制建立九人委員會的合議制政體以後，就成了拉丁美洲國家的模範，於是在國際間亦建立了良好的聲譽。

烏拉圭政治方面的進步，亦是受着當時良好經濟遠景的影響。因為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國際市場看好，肉類和羊毛都能大量輸出，在這兩個獨佔的生產基礎上，很快就建設了國家經濟的繁榮。但是從一九五四年開始，由於烏拉圭肉類、羊毛等農產品國際市場價格的劇跌，而使國家經濟基礎發生

動搖，尤其近年來，其產量與品質都不能提高，銷路更受到影響，在外匯短缺、外債重壓下，國家財政就發生了危機，通貨不斷膨脹，因而國內政治亦就受到影響；此不但使烏拉圭放棄了委員會制而恢復到總統制的政體，並且國內政治上亦起了爭端，終於形成僵持與癱瘓的局面。

烏拉圭亦鑑於傳統依靠畜牧生產輸出的「單一經濟政策」，已不足以配合近代國際貿易競爭，所以在一九六六年初就擬定了一個「國家經濟發展計劃」，很想在經濟政策方面有所改革，然而不幸吉斯特杜社總統去世，而未能實現。此後烏國政府在挽救其經濟危機方面，就僅藉一些財政緊縮措施，以達國際收支恢復平衡，但是其農業生產量不能提高，輸出仍是困難，終於無法穩定多年來經濟遲滯的情勢，所以這種僅憑金融政策而未配合生產所得的方式，就難以遏止通貨膨脹了。在此一情況下，烏國人民就認為，如果烏拉圭不改變一個新的經濟政策，不但經濟不能恢復成長，並且亦無法解除當前所面臨的危機，這亦就是說，烏拉圭必須要從事改革。在他們認為這種改革，主要是為促使農業現代化的土地改革以及為減少仰賴外資而發達國家資本，尤其要首先發展國家新興工業和專供外銷的農產品加工業等等。帕西哥總統對於國人的此一願望非但未予重視，反而接受了美國及國際貨幣基金會的建議，採取加稅並凍結物價和工資的措施，因而就激起了多數國人的反對，尤其政府公務員及工人，在通貨膨脹下，相對的生活水準不斷降低，乃起騷亂，造成了社會動盪不安。

所以烏拉圭目前無論是勞工、公務員或學生的騷亂，固然是受着共黨的操縱與影響，但主要的還是烏國人民對現狀不滿，使得烏拉圭的社會基礎發生動搖。在國人不與政府合作下，任何措施都不能發生效力，因此，烏拉圭的經濟情況仍繼續惡化；在本年七月間，比索又貶值了25%，生活費用亦繼續上漲了64%，而在勞工騷亂方面，自八月十一日學生與警察發生衝突，一名學生受傷死亡以後，更發展成學生與工人聯合反抗政府的趨勢，並且他們的行動亦逐漸獲得多數國人的同情，再加上共黨的煽動，情勢的發展，確實很容易迫使烏拉圭走向極端。

至於烏拉圭是否會發生政變？從多方面看，至少在目前還沒有這種跡象，但是在共黨加緊實施顛覆的時候，就可能像黎巴斯將軍所說的迫使軍方出而接管政府。所以儘管經濟危機是烏國政府一大難題，但是共黨的顛覆亦是

烏拉圭潛在的危險，亦因此，烏國政治上的僵持局面，在他們感受到共黨威脅的時候，亦可能達成諒解，使帕西哥總統在國會中恢復多數，以穩定當前發展中的危險局面。然而多數拉丁美洲國家都呈顯現動亂來看，一個會長久處於安定並享有良好聲譽的烏拉圭，最後亦難逃避混亂，則拉丁美洲的安全已是頗值憂慮的問題了。（九月十六日脫稿）

上接第39頁

(二)蘇俄在國外情報組織之重點，在西德和日本均集中很大力量，其主力則集中在西方國家，尤其在美國。

(三)蘇俄對美國情報工作，以蒐集科技、火箭、太空、原子、工業為重要目標。以駐美外交機構，駐聯合國總部官員，貿易代表團人員，蘇俄留美學生為掩護。今日蘇俄派在美國間諜人員，與史達林時代有顯著不同；史達林時代派在美國情報人員，粗魯、土氣，畏首畏尾，不習慣美國生活，不能說流利之英語。現代蘇俄情報人員，年輕活潑，儀態大方，長於社交，有專業化訓練，受過美國生活方式和習慣的廣泛訓練。能操標準英語，懂得外國人心理和特性，工作人員警覺性頗高，且能充分享受美國商人奢侈生活。

(四)蘇俄黨政、文教、科技、經濟等任何一個出國訪問代表團，均派有安全機構人員參加，担任某種任務之調查。

(五)蘇俄情報幹部，從黨、團、軍、政、文教、科技各方面吸收較優秀而忠貞之人員參加。情報幹部之培養，設有歷史悠久之「外交軍事學院」，培養高級國際情報人才，并特別重視外文訓練。

(六)從以前蘇俄部長會議國家科學研究工作協調委員會國外部主任阿·維·彭可夫斯基上校（高級軍事情報人員），因生活腐化被英國僱用為間諜，已於一九六三年五月十六日被處死刑，可見蘇俄安全機構一部份高級人員之腐敗。

註一：據巴庫工人報透露，阿賽爾拜疆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茲維干於一九六七年四月六日之後升為蘇俄中央政府安全機構第一副部長。

註二：聯任者有十個共和國：烏克蘭、白俄羅斯、哈薩克、拉脫維亞、塔吉克、亞美尼亞、土庫曼、愛沙尼亞、烏茲別克、喬治亞。

註三：前被英國收買之蘇俄彭可夫斯基上校，即以此委員會名義，在倫敦、巴黎等地蒐集軍事情報。